

盘缠在一起的毒蛇

〔法〕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汪家荣 薛建成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1·北京

FRANÇOIS MAURIAC
DE L'ACADEMIE FRANÇAISE

Le noeud de vipères

Editions Bernard Grasset, 1933.

(Livre de poche, 1979)

盘 缠 在 一 起 的 毒 蛇

汪家荣 薛建成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印刷厂排版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787×1092 1/32 6.25 印张 130 千字

1980年12月第1版 1980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78,000 册

书号: 10215.20 定价: 0.45元

作者和作品简介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1885年诞生于法国西南的波尔多市。年青时攻读文学，1909年起开始写作。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后，随着他的小说《给麻疯病患者的吻》、《盘缠在一起的毒蛇》、《爱情的沙漠》等小说的发表，他在文坛崭露头角，一举成名。其中《盘缠在一起的毒蛇》一书被法国文学界誉为这位作家的杰作。

1933年他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195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金。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智力过人，才气横溢，他不但是法国杰出的小说家，也是法国第一流的诗人和剧作家。他一生笃信天主教，却又是戴高乐将军的狂热拥护者。他晚年从事新闻工作，发表了大量出色的政论文章，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欢迎，也遇到了右翼人士和天主教会的强烈谴责。他的政论文蒐集在《随笔》、《政治回忆录》、《戴高乐》等集子中。他的最后一本小说《往日的一位少年》，于1969年问世。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于1970年9月1日在巴黎病故，享年八十五岁。我们怀着对这位法国当代文学巨匠的崇敬心情，将他这本代表作翻译出来，介绍给我国的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以此来纪念他逝世十周年。

本书的简要情节如下：主人公路易是波尔多市一位著名的大律师。他同时经营股票，积累了数百万财产，但他的为人极其吝啬，爱财如命，心胸非常狭隘，嫉恨成性，竟成了全家的仇敌。以长子于贝尔为首的儿女们长期来覬覦着他的财产，他们费尽心机把风烛残年、病入膏肓的父亲禁锢在市郊卡莱兹宅邸，对他进行严格的控制和严密的监视。而老头子则在暗中策划了一项对全家进行报复的计划：在他去世的时候，剥夺子孙晚辈的财产继承权，只给他们留下一只空的保险柜。全书围绕着财产继承问题，展开了一场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生死大搏斗，就象盘缠在一起的一窝毒蛇。

本书的写作特点是整个作品由三封信组成。第一封信是路易临死的那年，化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写给他妻子伊莎的一封信。在这封二百多页的长信中，他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夹叙夹议地追述了他五十余年不幸的家庭生活，描述了因财产问题引起的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第二、第三封信是路易死后，他儿子和外孙女对这位老人的不同评价。读者可以通过这三封信，完整地了解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中发生的这个悲剧。这家老小无一不追逐金钱，各自作了淋漓尽致的丑恶表演，什么夫妻恩爱，儿女情长，统统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宗教信仰也只不过是卑劣行径的遮丑布。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它（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发生在路易一家的纷争，就是这一光辉论述的形象而生动的写照。作者在这本小说中显示了自己犀利的洞察能力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把资产阶级的阴暗心理、虚伪言表和唯利是图的本质作了深刻的描述和无情的揭露；其

文字之优美，语言之规范，堪称现代法语的楷模。法国许多教科书经常选用他名著中的段落作为范文，法国几部著名的词书和语法书也无一不大量援引他的语句作为例证。可惜法语和汉语的差别太大了，很难把他那音调铿锵的文字不折不扣地译成汉语，正象我国的名家诗词散文不易完美无缺地译成法语一样。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曾得到几位法国专家和谢戊申教授的指教，顺致谢意。

译 者

1980年9月

这个全家人的仇敌，这颗已被仇恨和吝啬吞噬的心，我愿你们可怜他，尽管他是如此地卑鄙；我愿他能唤起你们良心的关切。在他惨淡的一生中，阴暗的欲望挡住了他的眼睛，使他看不见近在咫尺的光明，有时只要一缕光线照到他的身上就可以把他点亮；他的那些欲望固然使他……但首先是那些暗中窥伺着他，同时也受尽了他的折磨的庸俗基督教徒们使他见不到光明。我们之中有不少这样的人因此而厌弃这个罪人，使他见不到真理，因为这个光彩夺目的真理照到他们身上之后就黯然失色了！

不，这个吝啬人珍爱的并不是金钱，这个发狂者渴望的也不是报复。他心中追求的真正目的，你们只要有耐心和勇气听完他临终前中断的自供，就自然会明白的……

第 一 部 分

当你在我的保险柜里发现放在一大包证券上的这封信时，一定会大吃一惊。本来似乎应当先把这封信托付给公证人，在我归天之后，再由他来交给你的，或者把它放在我书桌的抽屉里，儿女们一定会在我尸骨未寒时就把它撬开的第一只抽屉里。但是我沒有这样做，这是因为在这几年期间，我在脑子里又重新构思了这封信，而且每当我失眠时，还总在想着这封显眼地放在保险柜——空空如也的保险柜搁板上的信，它所包含的唯一内容就是炮制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这一报复。請你放心；再说你也已经吃了定心丸：“证券全在里面。”我仿佛听到了你从银行回来一走进前厅时发出的这一声叫喊。是啊，你一定会透过你的黑面纱，叫嚷着对儿女们说：“证券全在里面。”

只差一点儿，这些证券就不在里面了，而且我早已作好了安排。假如我真这样做的话，你们今天除了房地产之外，就再也捞不到别的什么了。算你们的福分儿大，我的寿命比我的仇恨延续得更长。很久以来，我总以为我的仇恨是我身上最有生命力的东西。可说来也怪，至少在今天，我已不再觉得它的存在了。象我这样一个年事颇高的老人，不久前还自以为是个性情暴戾的病人，很难想象我不必再为怎样

图谋报复（这颗定时炸弹已经安装得妥妥贴贴，我因此感到十分得意）而彻夜不眠，而只需考虑如何用叫你们空着急的方法来寻找乐趣。我本来打算活到能够看到你们从银行里回来时的一张张尊容。我的办法是不把我受权开启保险柜的委托书过早地交给你，而是一直拖到恰好能够享受这最后一次快乐的时候，即听着你们发出绝望的疑问：“证券在哪儿？”的时候才交给你。在我看来，那样做，即便已经到了最难以忍受的弥留之际也破坏不了我的这一乐趣。是的，我曾经为此而算尽了机关。我又不是魔鬼，可是我怎么竟然会走到了这一步田地呢？

四点钟了，我午餐用的托盘，残羹剩菜还摊在桌子上，招来了许多苍蝇。我白白地打了铃；打铃这玩艺儿在乡村从来就不起作用。我忍着性子在自己的卧室里等着，我从小就睡在这间屋里，也许还是在这间屋里死去。到了那一天，我们的女儿热娜维埃芙首先想到的准是为孩子们争着要这间屋子。现在我独个儿占着这间面积最宽敞、座向最理想的房间。你们替我说句公道话吧，我早已答应过热娜维埃芙把这间屋子让给她，假如不是拉卡兹大夫担心底层潮湿对我支气管不利，我早就让给她了。或许我当时嘴上允诺心里怨恨，因此当我被劝阻时，我感到欣慰。（我这辈子是在作出许多牺牲中度过的，对这些往事的回忆，不断地毒害着我，使我的心里滋生着增长着这种种的仇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仇恨变得越来越强烈。）

喜欢同别人闹别扭，这是我家的祖传。我常常听我母亲讲述，我父亲如何同他父母不和，而祖父母他们又如何在三十年前赶走了亲生的女儿，一直到临终前，再没有见过她一

面。(她在马赛生下的那些表兄弟，我们连一个都不认识。)我们从来不知道所有这一切不和的原因，但是对前辈的那种仇恨，我们都深信是有理的；直到今天，要是我碰见某一个马赛的表兄弟，我准不予理采。远亲姑且另当别论；可是对待自己的孩子、老婆总不该这样吧。诚然，团结和睦的家庭也不少；然而，想到夫妻在同一张饭桌上，同一间盥洗室里，同一个被窝里斗嘴呕气的家庭竟如此之多，而离婚的却寥寥无几，真叫人觉得奇怪！他们互相憎恨，却又无法在屋角里互相躲避……

今天是我生日，驱使我写信的这种狂热，究竟是什么呢？我已跨入第六十八个年头了，而这，只有我自个儿知道。热娜维埃芙、于贝尔和他们的孩子，每逢生日，都有蛋糕、小蜡烛、鲜花……这些年来你生日时我什么也没送，并不是我把你的生日给忘了，而是出于报复。这就够了……我收到的最后一束生日鲜花是我母亲用她那双变了形的手摘来的。她不顾自己有心脏病，仍最后一次拖着自己的身子艰难地一直走上盛开蔷薇的花径。

我刚才写到哪儿了？好啦，你问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突然要写信的狂热。“狂热”这词儿用得真得当。你从我的笔迹，从那些象被西风吹弯了腰的松树那样倒向一边的字母就可以看得出来。你听着：我已经对你说了图谋已久现已放弃的一个报复。可是，你身上还有某种东西，某种只有你才有的东西，我要去战胜它，那就是你的沉默。噢！请谅解我吧：你和卡佐谈论饲养家禽或种植蔬菜时，能喋喋不休地聊上几个小时。你和儿女们，甚至和最小的孙儿们在一起时，

也能整天整天地嘖嘖喳喳，装聋卖傻地说个没完。啊！每当我吃完饭离开饭桌时，我已经没有精力再思考什么问题了，我受人委托进行辩护的那些案件，以及无法向任何人倾诉的那些忧虑已经把我折磨得够痛苦了……尤其是从我经办了维尔纳夫一案起，我一跃而成了一位如报界所说的重罪法院的大律师以后。我越是自以为了不起，你就越使我觉得自己的毫无价值……可是，不，问题还不在这儿，我要为自己报复的是另一种沉默：是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根深蒂固的不和，使你顽固地沉溺其中的那种沉默。不知有过多少次，在我看戏或看小说的时候，我寻思着在生活中是否存在着一些情妇或妻子，她们发“脾气”，发完脾气又倾吐衷肠，并以此来得到安慰。

在我们四十年同床异梦的痛苦生活里，你居然能够做到不说一句稍稍贴心的话儿，你总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我在很长的时期里认为这是你的一个诀窍，一个既定的方针，可我不明白是什么原因，直到有一天我才懂得，非常简单，原来是因为你对此不感兴趣。你是那样地对我漠不关心，因此你躲开我的原因是由于你讨厌我而不是因为你怕我。你善于察颜观色，一眼就能洞悉我的意图，每当我突然把你抓住时，你极易找到脱身之计，或者轻轻地拍拍我的面颊，把我拥抱一番，随即夺门而去。

或许我会担心你读完信的头几行之后就把它撕碎。但是不会的，因为近几个月来，我使你觉得惊异，使你感到困惑。即使你对我很少加以观察，你怎么能没注意到我的情绪起了一些变化呢？是啊，这一次，我相信你是不会躲闪的。我要你知道，我要你们，你，你儿子，你女儿，你女婿，你

的孙儿们都知道，在你们这个紧紧抱成一团的圈子对面，过着孤独生活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要你们知道，这个劳累过度，但因掌管钱财又不得不谨慎相待，然而却在另一个星球上苟延残喘的律师，是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星球？你从来不愿意去看看。你放心吧，这封信既不是由我自己提前撰写的悼词，更不是对你们的起诉书。我本性的主要特点就是一种令人生畏的头脑清醒，除你之外，任何别的女人都会对此感到震惊。

那种帮助大多数男人立身处世的自我欺骗的机灵劲儿，我从来就没有。没有任何卑劣行径不是事前就被我识破的，所以我从来未受其害。

我不得不暂时搁笔……没有人来给我掌灯；也没有人来关百叶窗。我凝视着用那些象紫花和灰鸽羽毛一般发出光泽的瓦片覆盖的酒库屋顶。我聆听着棲息在加洛林娜白杨树常春藤上的斑鸠啾啾的啼鸣。我还听见一只大酒桶滚动的声响。这儿的一切仍和我童年时一样，依然如故。只有发动机的隆隆声取代了昔日由母驴牵引的扁带水车的嘎嘎声。（还有那可恶的邮航飞机，每天下午用点心的光景打这儿经过，把晶莹的蓝天玷污。）我能在世界上这样一块独一无二的地方等待死神的来临堪称是一种幸运。

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能够在自己视力所及的范围内重新见到这个世界，多数人只有当他们有勇气和耐心去回忆往事的时候，才能在自己的想象中发现它。我把手放在胸口，摸摸自己的心脏。我瞅着带镜衣柜，在衣柜的一个角落里放着普拉瓦兹注射器，亚硝酸戊酯以及心脏病发作时必备的一切。

药品。要是我呼唤，他们能听见吗？他们但愿这是假的心绞痛；他们倒并不那么想说服我，使我相信这不是心绞痛，而是更想让他们自己相信这一点，以便可以高枕无忧地睡大觉。现在我缓过气来了。好象有只手搭在我的左肩，硬把它反扭过去，使它无法动弹，犹如某个人想要我永不忘却他而故意捉弄我那样。对于我，死神并不象小偷似地来临。她在我周围转悠了多年，我听到她的声音，闻到她的鼻息；她对我十分耐心，我不顶撞她，并服从她光临时规定的严格纪律。我准备披着睡衣，穿着身患不治之症的垂危病人所穿的服装，坐在我母亲去世时所坐的扶手躺椅里，结束自己的生命。象我母亲那样，我坐在摆满药水瓶子的桌子边，胡乱刮过了脸，浑身散发着臭味儿，象个被多种令人厌恶的怪癖所支配的奴隶。但是你们可别相信这些：心绞痛险情一过，我又重新振作了精神。我的诉讼代理人布吕还真以为我死了，可是他看见我又重新露面了；而且还能一连几个小时呆在银行的地下室，亲自剪下一张张的息票*。

我必须再活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写完这封自白信，才能最终迫使你理解我，你呀，在咱俩同床的那些岁月里，晚上，只要我一接近你，你准是对我说：“我困死了，我已经入睡了，我睡着了……”

你采用这种办法避开的，不仅是我的抚摸，更重要的是我的话语。

说真的，我们的不幸就产生在我们还是小俩口时所迷恋

* “剪息票”即领取股票和债券的利息。（译者注）

的那些无穷无尽的话语之中。那时可以说我们还是两个孩子：我二十三岁；而你呢，年方十八；或许在我们当时看来，爱情较少地体现为一种乐趣，而更多地体现为相互诉说隐情，倾吐衷肠。我们两小无猜，海誓山盟，保证两人之间无话不说。可是我没有多少隐情可以对你吐露，因而只得把一些不值一提的遭遇拿来渲染一番，我毫不怀疑你也和我一样没有更多的私房话可说；我根本没有想到你在用名字称呼我之前，就已经用同样的方式称呼过另一个小伙子；一直到那天晚上，我还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儿……

事情发生在今天我写信的这间卧室里。墙壁上糊的纸虽已换过了；但桃花心木家具依旧按原样摆着；桌子上放着一只乳白玻璃杯和一套中彩得来的茶具。明亮的月光投照在蓆子上。越过朗德省吹来的南风把炽热的空气带到了我俩的枕头边。

这个名叫罗多尔夫的朋友，你后来时常在我耳边提起他，而且总是在屋里的灯火熄灭之后，似乎他的幽灵非得在我俩情意绸缪的紧要当口出现不可，那天晚上，你又一次提到了他的名字——难道你忘了吗？可是这一次你不是就此为止：

“亲爱的，有些事儿我本应在我俩订婚之前就告诉你的。我后悔我当初没有坦率地这样做……哦！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请你放心……”

我当时并不十分介意，也没让你非说出来不可。然而，你对这些事竟那么津津乐道，首先就使我感到很难堪。正如你对我所说的，而且也正如你所认为的那样，你自己毫无顾忌，又不愿细细地体贴一番我的心情。

不，这是由于你陶醉在甜蜜的回忆之中而无法自我克制的缘故。也许你也预感到了一种危及我俩幸福的威胁；可是你已经到了常言所说的不能自拔的地步了。罗多尔夫的阴影漂浮在我们的床周围，这已不是你的意志可以转移的了。

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的不幸来自嫉妒。我后来倒确实成了一个嫉妒得发狂的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同我当时迸发的那种强烈感情相比拟，事情就发生在我在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夏天的夜晚，即1885年你向我供认在埃克斯*度假时你曾和那个陌生青年订婚的那天夜晚。

真没想到事隔四十五年之后我才能对此作出解释！然而你至少总该读完我的信吧？这一切你是那样地漠不关心！只要有关我的事，你都觉得厌烦。儿女们已经妨碍你同我见面，妨碍你听我的话了；而自从孙儿们出世以后……情况就更糟了！我只得寄希望于这最后一次机会了。或许我死后会比我在世时对你的影响更大些。至少头几天会是这样的。我会重新在你的生活里占有几个星期的位置。即使仅仅是出于义务，你也得从头至尾把这封信读完；我需要这样想。我相信事情也会是这样的。

二

不，在你供认的时候，我毫不嫉妒。怎样才能使你了解你的供认摧毁了我心灵深处的什么呢？我是个寡妇的独生

* 法国南方的一个城市，位于罗讷河口省，是一个行政区的区政府所在地。（译者注）

子，这位孤老婆子你是认识的，可你在她身边生活了那么多年却并不了解她。就算我们母子两人的关系曾经引起过你的注意，可是或许由于你出身在一个等级森严，治家有方的豪门巨富的大家庭，因此你很难理解我们母子俩是如何相依为命的。不，你无法想象一个小小的省府科长的遗孀能给她的儿子，给她世上仅存的一个亲人一种怎么样的体贴和关怀。我的学习成绩优异，这使她感到非常的光彩，也是我自己唯一的快乐。那时，我毫不怀疑我们家里很穷。我们深居简出，母亲勤俭持家，这就足以使我明白了这一点。自然，我什么也不短缺。今天回想起来我才觉得我是个受到多么宠爱的孩子呀。母亲在奥斯坦有些分成制庄园^{*}，这使我们的餐桌，总是摆满着价廉物美的食品，如果当时有人对我说你们吃得很讲究，我准会感到十分惊奇的。米雅特式肥嫩的童子鸡，野兔肉，山鹑糜都没使我产生任何追求奢侈的慾望。我过去总是听说那些地是值不了几个钱的。确实，当母亲接受这笔田产时，那只是一大片贫瘠的土地，我祖父年幼时曾在这块地上放牧。但我以前并不知道我父母首先操心的一桩事就是让人在地里播上了树种，等我到了二十一岁时，我就一下子成了一片正在旺盛发育的二千公顷森林的主人，它已经出产矿山用的坑木。我母亲也在微薄的年金收入上精打细算。还在我父亲在世时，他俩“罄其所有”买下了卡莱兹，（四万法郎，这个葡萄园现在就是出我一百万法郎我都不会撒手！）我家在圣·卡特琳娜街有幢住宅，我们住在四层楼上。（这幢房子加上几块尚未盖房屋的地皮是我父亲结婚时

^{*} Métairie：法国的一种农村庄园，庄园主将地租给佃农，佃农以部份产物交租。《法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译为分成制庄园。（译者注）

收到的一份礼品。)每周两次从农村给我们送来一筐子食品:妈妈尽量不进“肉铺子”。而我呢,我整天地想着要进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每逢星期四和星期日可得费一番功夫才能轰我出去“散散心”。我丝毫不象那些总是名列前茅但却佯装很不用功的孩子。我是个“呆读死记的学生”并以此为荣:一个呆读死记的学生,仅此而已。记得在中学时我对维吉尔*或者拉辛**的作品丝毫不感兴趣。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只是上课时用用的教材。我从人文科学的书籍中只抽出那些列入教学大纲的作品,只有这些作品在我看来才是最重要的,我以这些作品为题,撰写能够取悦考官的文章,无非是师范学校历届学生所老生常谈的那些东西。我就是那么个书呆子,要不是我的咯血病吓坏了母亲,并且在学校会考前两个月强迫我休学的话,我或许一直就是个书呆子。

这是童年时期过份用功,青春时期体弱多病所酿成的后果。一个正在成长发育的小伙子整天缩着双肩伏案攻读直至深更半夜,又不愿进行任何的体育活动,这就不可能不受到惩罚。

我使你觉得腻味了吧?我就生怕让你感到厌烦。但请你一行字也别跳过。放心吧,我保证提纲挈领,抓住要害:我们夫妻俩的悲剧同这些你不知道的或你已忘却的事情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再说你从信的头几页里已经看到我对自己是毫不宽容的。在这几页里已经有足够的内容投合你对我的仇恨……不。你先别争辩;你每当想到我的时候,准是为了增强你对

*意大利著名拉丁语诗人(公元前70—19)。(译者注)

**法国著名古典主义悲剧作家(1639—1699)。(译者注)

我的敌意。

然而我担心对我自己这样一个成天埋在词典堆子里的羸弱青年是否过于苛求了。当我阅读别人的童年回忆，看到他们一个个都眷恋这个欢乐的天堂时，我痛苦地扪心自问：“那么我呢？为什么我的生命一开始就象寸草不长的荒原呢？也许我把别人记得的事情全忘了，也许我也同样经历过这些梦幻般的喜悦……”哎！在我身上只有那种发狂的热情，那种为争夺榜首的雄心，我的一双眼睛，只是用来死死地盯住一个名叫埃诺克和另一个名叫罗德里格的竞争对手。拒绝任何同情是我的天性。我还记得由于我成绩优异所赢得的声望，以至我那一触即发的脾气居然还引起了某些人的好感。在那些自称爱我的人看来，我简直是个冷酷的孩子。我对“感情”深恶痛绝。

假如我是个作家，我对自己的中学生活很可能写不出一页动人的文章。且慢……有一件事似乎还可一提，尽管几乎一点意思也没有：那就是我还隐约记得的父亲，有时我觉得他没死，而是某些特殊的情况凑合在一起使他失踪了。因此我一放学，就沿着圣·卡特琳娜街没命地往回奔跑，我在马路中间穿越车辆，因为人行道上太拥挤会耽误我回家的时间。我几级一跨地上了楼梯。只见我母亲在窗边缝补内衣。而父亲的照片依然悬挂在原处——床的右侧。我任凭母亲把我拥抱个够，而自己只是勉强地敷衍一下了事；我已经打开书本，开始学习了。